

# 社會底層女人的哀與怨——論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苦難 與身體書寫

何秀珠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 摘要

蕭紅（1911-1942），出生於黑龍江呼蘭縣一個極度重男輕女的地主家庭。她是一個叛逆的女性，不屈從父權專制。尋找一個愛的歸宿，是她一生追求的目標。然而，童年母愛的缺失、貧窮的流亡生活、和蕭軍和端木蕻良兩段不幸的婚姻經歷，都給她帶來了難以磨滅的痛苦，於是把自己的苦難遭遇都融入到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悲慘的女性形象，充分反映出女性的苦難。因此，本文想探討蕭紅小說中，對這些女性人物悲劇的刻畫，是出自於什麼樣的社會根源？接著，本文想進一步分析蕭紅小說是如何描寫婚姻對女性的束縛與傷害？從以上兩個面向，可以看到蕭紅小說對女性苦難的完整呈現。最後，本文要分析蕭紅小說，如何以自覺的女性視野，運用物種擬態的方式，去進行一種奇特的女性身體書寫，因為這也反映了女性的苦難與悲劇，是探究蕭紅小說不可忽視的藝術手法。通過對這些女性生存境況的敘寫，顛覆了傳統社會對母親角色的讚揚和認同，也彰顯了對生兒育女的厭惡。以女性意識的觀點，運用動物擬態的身體寫法方式，充分表達了她對女性身體苦痛的控訴和抗議。

**關鍵詞：**蕭紅、女性苦難、身體書寫、動物擬態、物化



## 一、前言

蕭紅，原名張乃瑩，筆名蕭紅、悄吟，父親張廷舉和母親姜玉蘭生一女三子。蕭紅是第一個孩子，在家中，父母冷漠無情的對待，迫使蕭紅最終走上背叛家庭之路。母親早逝，不久父親續娶，繼母和蕭紅更是生疏和冷漠。即使蕭紅文采洋溢，堪稱是中國三〇代文壇極富才華而且充滿女性意識的女作家，但只有三十一歲就客死他鄉。她的創作內容，脫離不出她顛沛游離的人生，渴望愛情卻一直得不到真愛。她的作品往往在平淡的敘述和隱喻中，帶著隱隱的悲涼和苦痛。

茅盾在《(呼蘭河傳)序》中這樣寫著：

……也許你要說《呼蘭河傳》沒有一個人物是積極性的。都是些甘願做傳統思想的奴隸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憐蟲，而作者對於他們的態度也不是單純的。她不留情地鞭笞他們，可是她又同情他們：她給我們看，這些屈服於傳統的人多麼愚蠢而頑固一有的甚至於殘忍，然而他們的本質是良善的，他們不欺詐、不虛偽，他們不好吃懶做，他們極容易滿足<sup>1</sup>……

茅盾這番話道盡了蕭紅筆下人物的悲劇宿命，特別是女人，更是處在悲哀中，還不覺知自己的悲哀，甚至還殘忍地為難女人，成為封建社會中，殘害女性的共犯。然而這些人物人人勤勞好事，但往往勤勞多半用錯了地方。要不是甘於被剝削，不然就是對女性集體公審，將女人的命運推向更痛苦的深淵。

## 二、女性悲劇宿命之社會根源

在傳統儒家思想薰陶下，女人是三從四德的教條控制下的卑微生命。女人的一生，多半是卑微的，而且往往以悲劇收場。女人的悲劇，往往源自於如下兩方面：

<sup>1</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46



### (一)、經濟方面的弱勢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都是男尊女卑的父系社會。女人往往需肩負起生兒育女的重責大任，也是家庭裡有如傭人般被使喚的對象。特別是農村社會，對女性的束縛和價值觀，更是明顯的偏差。蕭紅在一九一一年出生，雖然已進入民國時期，然而蕭紅的出生地呼蘭河一帶，仍有著根深柢固的傳統與陋習。而這些陋習往往無情地犧牲了無數的女性，讓女性的生活更顯困頓。特別是經濟方面是最明顯的犧牲者。

蕭紅筆下的女人，幾乎都是十足的男人附屬品。在經濟上，找不出經濟獨立自主的女性。女人的生活所需，幾乎都仰賴男人。因此，女人日子幸不幸福，就看她所依賴的男人有多少能耐。如果男人是個受雇於地主的傭工，那麼傭工的女人辛苦所得，也必須是地主所有。女人無法脫離男人，而有自己的一片天空，至少在蕭紅的小說裡，女人就是如此。在《王阿嫂的死》一文中，王阿嫂的丈夫王大哥受雇於張地主，後來因為王大哥不小心，讓馬腿給石頭砸斷了，被張地主扣留了一年的工錢。充滿憤怒的王大哥借酒裝瘋，亂跑亂罵，最後在稻草堆上沉睡時，被張地主叫人放火活活燒死。王大哥死後，王阿嫂依然是張地主的傭工，不因為丈夫的死亡而有了新的人生。從早忙到晚，卻只能吃著地主用來餵豬的爛土豆，連一片葉菜也不曾進過王阿嫂的嘴。即使懷孕了，也要辛苦工作。工作怠慢了些，還要被張地主狠踹。失去丈夫的王阿嫂瘦得如下樹模樣：

……王阿嫂擰著鼻涕，兩腮抽動，若不是肚子突出她簡直瘦的像一條龍她的手也正和爪子一樣因為拔苗割草而骨節突出<sup>2</sup>……

這些描述道盡了窮人的悲歌，即使王阿嫂堅強而耐勞，終究和她所新生的嬰兒一樣，死於飢餓。

至於《呼蘭河傳》裡的王大姊，明明是個能幹又聰明的女人，最終仍無法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在嫁給馮歪嘴子之後，因為非明媒正娶，因而成了人人嘲笑和厭惡的對象，所有的工作全沒了，經濟來源只能依靠她的男人馮歪嘴子。最後，王大姊也因難產而亡。

而《棄兒》中的芹，是個未婚懷孕的女孩。她除了在旅舍待產之外，無法外

<sup>2</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229



出工作，生活只能靠同居人蓓力外出借錢或是典當衣物。故事中的芹依然受困於經濟的困窘。

若是蕭紅小說中，能脫離丈夫而謀生的女人，大概就只有《生死場》中的金枝。金枝在成業死後，離開家鄉到大都會謀生，成為縫衣的女工。然而讓金枝得以經濟開始寬裕的主因，卻是當起縫衣兼上床的妓女。勇敢一如金枝般的女人，依然離不了男人。

也許是大環境，也或許是蕭紅根深柢固的心結，飽受新式教育薰陶的蕭紅，即便高喊女權，然而骨子裡卻是不安，而且十分依賴男人，是非常矛盾的心理，而這也是女性悲劇宿命的主因。

## （二）、基本人權的漠視

虛無的愛情和傳統社會的禁錮，讓蕭紅小說筆下的女人，個個都是悲苦不堪。不但愛情是個裹著美麗糖衣的悲苦果實，就連表現自我的基本人權都沒有。至於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被嚴重漠視的人權，可從下列兩個面象來探討：

### 1、愛情的幻滅

在原始又荒涼的東北大地上，女人是不能擁有愛情的主控權的弱者。很多女性要不是指腹為婚，不然就是像呼蘭河傳所述：透過看戲而來物色對象。最差的情況就是：被賣為團圓媳婦或是妓女。婚姻往往因為缺乏男女雙方的自主和溝通，而使得愛情淪為神話<sup>3</sup>。婚姻和女人的肉體，成了滿足男性原始欲望的工具。二里半的麻面婆，除了生育功能之外，在二里半心中就是一個「蠢」字來形容，「糊塗蟲」「傻老婆」一向是二里半對麻面婆的稱呼。至於生死場中的金枝，她和孀孀都一樣，愛情都是從偷嘗禁果開始，然而奉子成婚之後，金枝的孩子被丈夫成業活活摔死。而孀孀對姪兒成業的一番話，更是對婚姻有了如下的感慨：

……等你娶過來她會變樣她不和原來一樣她的臉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會打罵她呀……男人們心上放著女人，也就是你這樣的年紀吧！……<sup>4</sup>

<sup>3</sup> 見瑋海燕《鄉土世界的女性悲歌-蕭紅小說中底層女性的生存悲劇》《山西大同大學學報》52 頁

<sup>4</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 年 10 月第一版，頁 8



成業的嬌嬌這番話，真是愛情幻滅的最佳寫照！

蕭紅作品裡，另一個連實現都沒有，就幻滅的愛情悲劇，就是《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小說中的翠姨，是由媒妁之言，由翠姨母親做主，收了十多萬的聘禮，就把翠姨許配給富裕寡婦的十七歲獨子。礙於男方年紀太小，於是約定三年後才結婚。沒想到在待婚的三年內，翠姨愛上了蕭紅的堂哥。蕭紅的堂哥是在哈爾濱讀書的美男子。蕭紅這樣敘述堂哥：

……我的哥哥人很漂亮，很直的鼻子，很黑的眼睛，嘴也好看，頭髮也梳得好看，人很長，走路很爽快。大概在我們所有的家族中，沒有這麼漂亮的人物。……<sup>5</sup>

曖昧的情愫在翠姨和堂哥之間瀰漫著，最終翠姨終究因婚約的關係，而嫁給了又丑又小的寡婦之子。不久，翠姨就一病不起，在彌留時，蕭紅的堂哥來了，這段曖昧的感情才曝光。然而太遲了，翠姨終究仍死了。這是蕭紅所有小說中，幻滅得最美麗而悲壯的故事。至於《呼蘭河傳》中的小團圓媳婦，和《過夜》中，因不願接客，而被剝光衣服凌虐的童妓一樣，在她們身上只有最殘酷的金錢交易和虐殺，談不上任何愛情，甚至連活下去的人權都沒有呢！

## 2、對女性的道德公審

若是說到道德規範和公審<sup>6</sup>，最慘烈的例子就是非《呼蘭河傳》中的團圓媳婦和王大姊莫屬。小說中的團圓媳婦，就只因為笑呵呵、黑忽忽，兩個眼珠子骨碌骨碌轉，就被冠上不知羞的罪名。敢反抗、不服從、一直想回家的14歲孩童，就被硬生生冠上媳婦的身份，而被要求媳婦該有的服從、害羞等美德。這對小團圓媳婦而言，當然是辦不到的事。於是小團圓媳婦的天真兒童行為，被當成病，而開始了種種通往死亡的凌虐治病之旅。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本著「誰家的媳婦不挨打」的觀念，成了一個無意識的殺人凶手。而呼蘭河那些群眾，則成了幫凶，一股腦兒將小團圓媳婦送入死亡的不歸路。僅只因為言行不符合媳婦的既定道德規範，就被視為病而被迫面對所有懲罰，這不是身為女性的悲苦又是什麼呢？在陳潔儀所著的《現實與象徵-蕭紅「自我」、「女性」、「作家」身分探索》一書中，直指：

<sup>5</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311

<sup>6</sup> 見陳潔儀《現實與象徵-蕭紅自我、女性、作家身份探尋》，中文大學出版社，頁104





……大神象徵社會上的合法道德力量，使得懲治得以順利進行。令「信仰民俗」與「道德懲治」合作得更完美。<sup>7</sup>……

因為民智未開，也因傳統的陋習，讓女性必須接受大眾的公審而犧牲寶貴的性命，這真是女性悲苦到極致的命運。而王大姊的婚姻也是，違背結婚既定的程序，而備受眾人踐伐，最終以悲劇收場的一個血例。

### 三、婚姻對女性的束縛和傷害

在父系社會的中國，男人是女人的依靠和經濟來源。然而對於毫無經濟能力，生活所需大多需仰賴男人的女人而言，婚姻往往是一場惡夢。究竟婚姻是如何傷害女性，可從如下三個面向來探討：

#### (一)、家庭暴力

若是詳閱蕭紅的小說，可發現故事中女人挨打，是常見而習以為常的事。蕭紅在《呼蘭河傳》這樣評論女性：

……男人打女人是天理應該，神鬼齊一。怪不得那娘娘廟的娘娘特別溫順，原來是常常挨打的緣故。可見溫順也不是怎麼優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結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sup>8</sup>……

這是蕭紅對於男人打女人的看法，「溫順」這種女性美德，反倒成了挨打的主因，真是十足的黑色幽默！基於這樣的觀點，蕭紅小說中，常出現家暴的暴行。最鮮明的家暴例子就是趙三和王婆，以及成業和金枝這兩對夫妻。像王婆在得知兒子被槍殺時，因為難過而服毒自殺。當王婆氣息奄奄時，所有人都認為她沒救了，但是王婆始終無法斷氣。到了最後，趙三不但不請醫生救治王婆，為了讓王婆趕快斷氣，以免變殭屍嚇人，居然夥同眾人，拿扁擔壓王婆，打算把她活活壓死，

<sup>7</sup> 見陳潔儀《現實與象徵-蕭紅自我、女性、作家身份探尋》，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09

<sup>8</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 年 10 月第一版，頁 67



幸好，王婆因禍得福，趙三這一壓，讓王婆腹內的毒藥混著鮮血，全吐了出來，這是最可笑又可悲的家暴鬧劇。

至於成業和金枝，他們的婚姻生活，因為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東北而變調。就如葛浩文在《蕭紅新傳》所述：

……日本「鬼子」很快地就將村民逼到非反抗不可的地步……<sup>9</sup>

在日軍佔領東北時，物價狂飆，就像成業所說的：

……米價落了，三月裡買的米現在賣出去折本一小半，賣了還債也不足，不賣又怎能過節？<sup>10</sup>……

金枝和成業這對夫妻，在動亂的時代下，因為飢餓而陷入無止境的爭吵，而身為女性的金枝和甫出生不久的女嬰，就成了家暴的直接受害者。最終女嬰被成業摔死，而金枝在成業死後，遠走他鄉，仍是悲劇收場。

## （二）、根深柢固的男尊女卑

蕭紅的作品所描繪的，多半是農村的景致和人文。除了傳統的陳舊觀念之外，仍存在著中國人自古就流傳下來的男主外女主內，以及三從四德的觀念。筆下的已婚女性多半是家庭主婦，家中的經濟大都依靠男人。因此蕭紅小說中的女性大多都像娘娘廟中的娘娘般，任勞任怨而且講究貞操。若是提起任勞任怨，就屬二里半的老婆麻面婆最具特色和代表性。蕭紅這樣描述麻面婆：

……麻面婆的性情不會抱怨。她一遇到不快時，或是丈夫罵了她，或是鄰人與她拌嘴，就連小孩子們擾煩她時，她都是像一攤蠟消融下來。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爭鬥，她的心像永遠貯藏著悲哀似的，她的心永遠像一塊衰弱的白棉。<sup>11</sup>……

這一段敘述道盡農村婦女的處境，在丈夫面前，無數的女人就像麻面婆的翻版，是不能太強勢的。除非女人的丈夫死了，為了孩子，女人才開始有了自己的自覺想法和行動。

<sup>9</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44

<sup>10</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25

<sup>11</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4



比如《夜風》中的李婆子，在丈夫死後，因為生活困窘而不得不將獨子長青送到地主家看牧牛羊，李婆子也為地主家的媳婦們洗衣。為了餬口，在地主家任勞任怨的李婆子母子，就在李婆子生了一場重病之後，不但得不到地主的悲憫，甚至備受地主虐待的兒子也被解雇。備受剝削的李婆子，最後向革命軍靠攏，開始對抗地主。這是一位失去丈夫後，被時代所逼而開始自覺有了女性意識的女人。

另一個男尊女卑的觀念就是貞操。在蕭紅的小說中，多的是男性非禮女性的情節，然而在非禮之後呢，男人可以完全不負責任，也不會被輿論公審，而女人就不是如此善了。女人若不是嫁給非禮她的男人，比如金枝和福發嫂的結局，就是像《王阿嫂的死》中的小孩生母，因為被地主強暴而自殺。於是，在廣大的鄉野中，就因貞操被奪而弔死的、投井的、或服毒而死的女人，屢屢聽聞，這是男尊女卑到極點的封建思想。

### （三）、被奴役的女性

在蕭紅的作品中，女人總是被拿來和牲畜乃至植物、昆蟲相比，習慣用放大奴役化的方式，來表達女人的苦和卑微。用這種方式來書寫女性，並非輕視女性，而是一種女權意識的伸張和抬頭。因為意志的覺醒，才體會女性被奴役的苦，也從刻畫被奴役化的女性中，間接鞭笞男性的自大、自私和無情。刻劃男人的無情也最悲慘的人物莫過於漁村美人月英的下場。得了癱症，無法治癒又無法生育的月英，被丈夫用磚塊做成炕，圍住骨盆，任憑排泄物淹浸了骨盆，她的丈夫仍自顧自的生活，對月英不理不睬就像蕭紅所述「晚間他從城裡賣完青菜回來，燒飯自己吃，吃完便睡下，一夜睡到天明，坐在一邊那個受罪的女人，一夜呼喚到天明。宛如一個人和一個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關聯<sup>12</sup>」這是蕭紅對於月英這對夫妻的描述。到了最後，蕭紅用放大奴役的口吻來描述月英的苦。至於王阿嫂、李婆婆，更是標準的奴僕。而金枝、五姑姑的姐姐、李二孀子、麻面婆等女人，就是專門生孩子的機器，這是徹底的奴役化女性，也是蕭紅最沉重的指控。在蕭紅筆下，女人和那群鎮日工作的牲畜是一樣的，都是男人豢養的奴僕。既是奴僕，當然就沒人權可言。

<sup>12</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16





#### 四、蕭紅小說的身體書寫

受西方文化衝擊的蕭紅，是女性意識的先覺者，對於女人的處境，她習慣以物種擬態的方式<sup>13</sup>，來書寫女性。以物種的特性，來詮釋女性的苦難。另外，以物件和怪物<sup>14</sup>的方式來刻畫孩子，這都是是很特別的女性觀點。

##### (一)、女性生物化的隱喻書寫

蕭紅筆下眾多女性的刻畫，在作家敏銳的女性身體敘述之中，寫出意義重大的女性意識。她通過結合女性身體和生物擬態等書寫策略，使女性人物具有更原始、更野蠻化、也更有象徵性和具體性等特質。在蕭紅大部分作品中，不論是蕭紅的病態女體或妊娠母體，都可以輕易發現她喜歡將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轉化為各種動物或植物意象，運用動物、禽類或昆蟲或植物等意象來描述女性。這些生物意象，不僅讓蕭紅得以暢所欲言地具體表達女體，更進一步把女性的意識表露的一覽無遺。

在〈棄兒〉一文中，這樣描述男女主角蓓力和芹：

……地面上旅行的兩條長長的影子，在浸漸的消混。就像兩條剛被主人收留下的野狗一樣，只是吃飯和睡覺才回到主人家裡，其餘盡是在街頭跑著……<sup>15</sup>

蕭紅以野狗的動物擬態，來表達和刻劃一對為了錢而辛苦奔波的苦命情侶。

……芹十分無能地臥在車裡，好像一個齟齬的包袱或是一個垃圾箱……<sup>16</sup>

以包袱和垃圾箱來傳達即將生產的產婦那種無助又受壓迫的心情。

在《生死場》這部小說裡，蕭紅這樣描寫婦女：

<sup>13</sup> 見林幸謙《蕭紅早期小說中的女體書寫與隱喻》，《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頁27至頁33

<sup>14</sup> 見林幸謙《身體符號/物種擬態書寫-蕭紅文本的女體/母體寓言》，學燈第26期

<sup>15</sup> 見蕭紅著《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頁153

<sup>16</sup> 見蕭紅著《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頁158



……麻面婆不是一只蝴蝶，她生不出磷膀來，只有印就的麻痕。……她家的煙筒也冒著煙了。過了一會兒，她又出來取柴，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另一半在圍裙下，她是擁著走。頭髮飄了滿臉，那樣麻面婆是一隻母熊了！母熊帶著草類進洞。……讓麻面婆說話，就像讓豬說話一樣，也許她喉嚨組織法和豬相同，她總是發著豬聲……<sup>17</sup>

這是蕭紅對麻面婆子的形容，以「生不出磷膀來，只有印就的麻痕」來凸顯麻面婆子面貌醜陋、丑角的角色，再以熊的體態象徵麻面婆子粗獷的身形、豬般的聲音象徵濃濁不清的話語，這樣的擬物就是為了表達蠢笨又無知的意象。

……在她生氣的時候上唇特別長，而且唇的中央那一小部分尖尖的，完全像鳥雀的嘴。母親停住了她的嘴是顯著她的特徵，全臉笑著，只是嘴和鳥雀的嘴一般。因為無數青澀的柿子惹怒她了！……金枝沒有掙扎，倒了下來。母親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兒。金枝的鼻子立刻流血。她小聲罵她，大怒的時候，她的臉色更暢快笑著，慢慢地掀著尖唇，眼角的線條更加多的組織起來……<sup>18</sup>

這是蕭紅對於金枝母親的形容，以「上唇特別長，而且唇的中央那一小部分尖尖的，完全像鳥雀的嘴。」來把母親的絮聒不休和鳥雀做串聯，目的是凸顯母親的嘮叨。另外「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兒」則是以老虎來比喻盛怒中的母親。

……她的骨架在炕上，正確地做成一個直角。這完全用線條組成的人形，只有頭闊大些，頭在身子彷彿是一個燈籠掛在桿頭……<sup>19</sup>

這是蕭紅在《生死場》一書中，對於漁村大美人月英，在罹患癱病之後，淒苦而悲慘的模樣。被丈夫遺棄的月英，憔悴的頭顱像掛在桿頭上的燈籠，以燈籠來形容月英憔悴的慘況。

……五姑姑的姊姊，她是第一個扭著大圓的肚子走出去，就這樣一個連著一個寂寞地走去。她們好像群聚的魚似的，忽然有釣竿投下來，她們四下分行去了！<sup>20</sup>

<sup>17</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3

<sup>18</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11

<sup>19</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16

<sup>20</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17



以「群聚的魚」來形容一群女人，而非一個女人。以魚滑溜而冷漠無腦的動物意象，來詮釋這群蕭紅眼裡的三姑六婆。在蕭紅將女性生物化的擬態中，實際上即是以她獨有的觀感重新定義女性，打破原有傳統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更重要的，通過生物擬態，讓人物的形象更鮮明、更無道德的禁忌大可無情地鞭答這些不可理喻的現象。我們不難瞭解為何她的女性人物，時常跳躍在各種生物的意象之中，通過生物擬態的敘述，促使女性身體得到一種展延和想像的空間，其寓意也跟著轉換，象徵意義更可變化無窮。

這種以擬物來描述一群女人的寫法，首次出現在《王阿嫂之死》這部短篇小說：

……張地主來了，她們都低下頭去工作著。張地主走開，她們又都抬起頭來；就像被風颳倒的麥草一樣，風一過去，草梢又都伸立起來……張地主來了她們的頭就和向日葵似的在田莊上彎彎地垂下去<sup>21</sup>……

以麥草、向日葵來比喻一群七嘴八舌而又無能改變環境的女人。她們像是無骨氣的草本植物，即使不滿現狀，一群毫無反擊能力的女人又能如何呢？

女性生物化的擬態書寫大都出現在早期和中期的小說中，比如《王阿嫂之死》《棄兒》、《生死場》這幾部小說中。至於後期在香港那段時期完成的作品《呼蘭河傳》《馬伯樂》出現的並不多。在哈爾濱那段時期，蕭紅逃家而和李姓教師同居並且懷了孩子，後來孩子生下來也送人了。

這種女性意識的抬頭並且反抗威權的農村陋習，蕭紅以擬物的方式，在《王阿嫂之死》《棄兒》中，無情地鞭答著冷酷並陷人於不幸資產階級以及無知的芸芸眾生。而在青島的歲月中所完成的《生死場》更是將女性肉體的苦難，透過麻面婆子、五姑姑的姊姊、得了癱症的月英、王婆等人，以動物擬態的方式，寫盡了不足為人道的辛酸和苦難。原來，在苦難的環境下，受苦的女人境遇竟和動物沒啥兩樣。

## （二）、孩子「怪物」化和「物件」化的書寫

在蕭紅早期乃至中期的作品中，對於孩子的描述通常是以怪物，甚至物件來

<sup>21</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230頁231



形容，比如在《王阿嫂之死》中，就這樣形容新生兒：

……王阿嫂自己已經在炕上發出她最后沉重的嚎聲，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著，同時在血泊裡也有一個小小的、新的動物在掙扎<sup>22</sup>……

在《棄兒》中，這樣形容孩子：

……芹的肚子越脹越大了！由一個小盆變成一個大盆，由一個不活動的物件，變成一個活動的物件。她在床上睡不著，蚊蟲在她的腿上走著玩，肚子裡的物件在肚皮裡走著玩，她簡直變成個大馬戲場了，甚麼全在這個場面上耍起來……<sup>23</sup>

……芹聽不清誰在說話，把肚子壓在炕上，要把小物件從肚皮擠出來，這種痛法簡直是絞著腸子，她的腸子像被抽斷一樣。她流著汗，也流著淚<sup>24</sup>……

對於未婚而懷孕又貧苦的芹而言，孩子只是男女情慾下的產物，是個麻煩的物件。

在《生死場》裡，蕭紅這樣描寫五姑姑的孩子：

……這邊孩子落產了，孩子當時就死去！用人拖著產婦站起來，立刻孩子掉在炕上，像一塊甚麼東西在炕上響著……<sup>25</sup>

除了《馬伯樂》、《呼蘭河傳》以外，不論是《王阿嫂的死》或是《生死場》乃至《棄兒》等的短篇小說，故事中的小孩多半夭折或是難產而亡，比如《棄兒》中的芹就將嬰兒送人；王阿嫂更是因為營養不良，孩子落地即死；五姑姑的姊姊和李二孀的孩子都是難產而亡；至於金枝的孩子，甚至被丈夫成業活活摔死，屍體在亂葬崗中被野狗啃食殆盡。蕭紅早期的作品中，孩子這樣像怪物的物件，結局多半以冰冷的屍體作收。這樣的內容安排，恐怕肇因於在哈爾濱那段產子的痛苦回憶。

依據葛浩文的《蕭紅新傳》所述，在「九一八事變」前後，蕭紅的確因為逃婚，而和李姓年教師同居，並且慘遭始亂終棄。她以一顆破碎、迷惘的心，在哈

<sup>22</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231

<sup>23</sup> 見蕭紅著《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頁154

<sup>24</sup> 見蕭紅著《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頁157

<sup>25</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21



爾濱的旅舍等待孩子的誕生。然而那時身無分文而且十分困頓，幸好蕭軍的出現和援助，才讓她度過困境，然而產下的女嬰仍因無力扶養而送人。在重慶那段時期，和蕭軍分手後，才發現懷了蕭軍的孩子，但最後仍小產了。在蕭紅心裡，總覺得懷孕是男人洩欲的後果，痛苦卻一直是女人自己獨自承擔而無人關心與理會。於是，這樣的不滿就表現在早期的作品中。彷彿向世人宣示，孩子是男人對女人縱慾下的產物，既不被祝福和呵護，當然就沒有生存在世間的意義。這是一種女權高漲的意識，蕭紅對於男尊女卑的社會環境充滿憤恨和不平。女人為何要迎合男人的期待，做出男人眼中賢妻良母，慈愛孩子的動作？這一切不也是一種男人控制女人的方式嗎？

到了後期，在香港那段期間完成的《呼蘭河傳》對孩子的描述才有了溫馨的轉變。蕭紅這樣描述馮歪嘴子的寶貝兒子：

……馮歪嘴子一休息下來就抱著她的孩子。天太冷了他就烘了一堆火給他烤著。那孩子剛一咧嘴笑，那笑得才難看呢，因為又像笑，又像哭。其實又不像笑，又不像哭，而是介乎兩者之間的那麼一咧嘴。但是馮歪嘴子卻歡的不得了了……<sup>26</sup>

在短短的敘述中寫活了父愛，而這樣溫暖的父愛和孩子完整而非物化的描寫，就出現在晚期的作品中，這是最大的轉變。整部《呼蘭河傳》流露的是蕭紅對家鄉的思念，童年的回憶和祖父在一起的幸福時光，都寫在小說中。小說的內容充滿思鄉之情相較於《棄兒》《生死場》等的早期作品而言，筆下人物多了一些溫情。

### （三）母性與妊娠身體的醜化和物化

#### 1、母性形象的醜化

蕭紅生於重男輕女的傳統農業社會，不論是祖母或是早逝的母親乃至後來的繼母，對蕭紅並不友善。年幼的蕭紅受盡了雙親的打罵與冷酷對待，即使祖母也對她嚴苛到極點。在《呼蘭河傳》第三章這樣描述：

……我記事很早，在我三歲的時候，我記得我的祖母用針刺過我的手指，

<sup>26</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121





所以我很不喜歡她……<sup>27</sup>

這一些親情的不足和教養的缺席，讓蕭紅筆下的母親，多半像咬人的怪物一樣，令人害怕和厭惡。綜觀蕭紅前後期的小說，對於母親的描述有底下這幾類：

(1)第一類：慈愛但無能

在蕭紅的小說中，屬於這類型的母親有：

《王阿嫂之死》的王阿嫂：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放火活活燒死，王阿嫂本人為地主做牛做馬，卻難有一餐溫飽，還時常被打罵。最後，孩子落地即夭折，王阿嫂也因營養不良，力氣耗盡而暴斃。

……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著，同時在血泊裡也有一個小的、新的動物在掙扎……王阿嫂的眼睛像一個大塊的亮珠，雖然閃光而不能活動。她的嘴張得怕人，像猿猴一樣，牙齒拼命地向外突出……<sup>28</sup>

這些敘述寫盡了農村貧婦的悲哀，即使想為亡夫生育下一代，也因貧困而無法達成。就連王阿嫂生前，基於一片憐憫心而收養的小孤兒，也終將回到張地主家，再受無情的虐待，從下述小孤兒的哭喊內容，可看出王阿嫂在小孤兒心中的地位：

……小孩似一個被大風吹著的蝴蝶，不知方向，她驚恐的翅膀痙攣地在震動；她的眼淚在眼眶里急得和水銀似的不定形地滾轉；手在捉住自己的小辮，蹣跚著腳、破著聲音喊：“我媽……媽怎麼了……她不說話……不會呀！”<sup>29</sup>

從上述小孤兒的哀號，可看出王阿嫂對孩子的慈愛，和深陷貧困的無能無助的悲哀！

至於《棄兒》的芹，則是敘述一個未婚懷孕的少女，因為窮困，無錢生產，朋友藉力四處籌錢而無著落，因為繳不出房租和住院生產費，差點芹就被轉賣為妓女淪落火坑，最後賣了新生的女嬰才得以脫困。這是一個貧困而無能的母親。

《橋》小說中的黃良子，是受雇於富人家的奶媽，自己也有個幼兒名喚小良

<sup>27</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70

<sup>28</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231

<sup>29</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231



子。小良子常被主人的兒子打或是捉弄，黃良子想護也護不了。最後，在黃良子工作時，小良子掉到橋下溺水死亡了。黃良子失去了愛子，無奈而悲傷的痛哭。

《生死場》的金枝是個未婚懷孕的姑娘，婚前就和成業有了肉體關係而懷孕。奉子成婚的成業和金枝，婚後因為戰亂，日本鬼子入侵中國，物價瘋狂上漲，於是飽受飢餓和生活困頓所苦。有一次，夫妻嚴重的口角爭執，於是小金枝被父親成業活活摔死了。聰明能幹一如金枝這樣的女人，在家暴中，依然是個無法保護孩子的無能母親。

至於《呼蘭河傳》中的王大姊，在婚前人人稱讚她嗓門大，做事快，身體又健康。誰娶到王大姊，誰就是幸運者。結果，王大姊未婚就懷了馮歪嘴子的孩子，被掌櫃的太太辱罵：

……“破了風水了，我這碾磨坊，豈是你那不乾不淨的野老婆住的地方？”

……“馮歪嘴子，從此我不發財，我就跟你算帳；你是甚麼東西，你還算是個人嗎？你沒有臉，你若有臉還能把個野老婆弄到大面上來，弄到人的眼皮下邊來……你趕快給我滾蛋……”<sup>30</sup>

就連馮歪嘴子也這樣形容妻子王大姊：

……“那個人才儉省呢，過日子連一根柴草也不肯多燒。要生小孩子，多吃一個雞蛋也不肯。看著吧，將來會發家的……”<sup>31</sup>

最後，在眾人的叫罵聲，和馮歪嘴子的讚美節儉聲中，王大姊在生第二胎時，就因營養不良而難產死亡。就連第二個孩子，也因營養不良而發育遲緩。王大姊活在旁人的讚美節儉和責難中，從不為自己而活，最終，不但保護不了孩子，就連自己一條命也沒了，這又是一個無能而愚蠢的母親。

## (2)第二類：喪心病狂

在小說中最喪心病狂的人，莫過於小團圓媳婦的婆婆和王婆。年僅 14 歲的小孩，就踏入婚姻的悲慘生活。才踏進夫家，就飽受婆婆的虐待。時常被打罵凌

<sup>30</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114

<sup>31</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120



虐不說，後來因為過度身心俱疲和驚恐，而出現了奄奄一息的危險情況。為了不讓團圓媳婦死去，也怕賠了冤枉錢，於是展開了毫無人道的“跳大神”巫師治病法。小團圓媳婦一次又一次被剝光衣服，泡在滾燙的熱水中，即便痛得探出頭想逃走，也被硬壓入滾燙的熱水缸中，於是，好好一個健康的孩子，就這樣活活被燙死。這除了是守舊農村社會制度殺人之外，苛刻的婆婆不也是殺人的共犯嗎？

至於王婆，就更離譜了！當他聽聞兒子被槍殺之後，除了悲憤而服毒自殺不成外，居然把復仇大任丟給早已被王婆拋棄多年的女兒來完成。苦尋母親多年的女兒，居然也樂得接下這份工作，當然，這女兒最後仍死於日本人的槍桿子下。王婆對於孩子的死，遠不如對麥粒的重視，在《生死場》裡，目睹孩子跌進鐵犁，喉管切斷時，有這樣的敘述：

……啊呀！…… 我把她丟到草堆上，血盡是向草堆流呀！她的小手顫顫著，血在冒著氣，從鼻子流出，從嘴也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斷了。……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們以為我會暴跳著哭吧？我會號叫吧？起先我心也覺得發顫，可是我一看見麥田在我眼前時，我一點兒都不後悔，我一滴眼淚都沒淌下……”<sup>32</sup>

這是出自王婆口中，女兒不如麥田值錢的荒謬理論。可是，王婆眼中，對女兒如此無情，對於兒子的死，她卻難過的服毒自殺，真是重男輕女到了極致。

## 二、生產的醜化和物化<sup>33</sup>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母親的角色往往是慈愛而且無怨無悔的。但是在蕭紅破碎的家庭折磨下，母親的角色往往是無能的，甚至是加害者，顛覆了傳統對母親的美好形象。在這樣的心理因素下，當蕭紅描寫產婦的生產，當然也是極度悲慘和痛苦，更甚者，蕭紅喜歡在寫完豬呀，狗呀等等畜生的輕鬆生產之後，緊接著寫產婦的垂死生產，相較之下往往讓人產生人不如畜生的感慨。

在《王阿嫂之死》中，蕭紅以猴子來形容過度營養不良而慘死的王阿嫂「……王阿嫂的眼睛像一個大塊的亮珠，雖然閃光而不能活動。她的嘴張得怕人，像猿

<sup>32</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5

<sup>33</sup> 見王學謙，劉森《“母親神話”的解構-論蕭紅對母親形象的書寫》《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第11卷第4期



猴一樣，牙齒拼命地向外突出……<sup>34</sup>」在《生死場》中，這樣形容豬狗的生產「……房後草堆上，狗在那裏生產。大狗四肢在顫動，全身抖擻著。經過一個長時間，小狗生出來。暖和的季節，全村忙著生產。大豬帶著成群的小豬，喳喳地跑過，也有的母豬肚子那樣大，走路時快要接觸著地面，它多數的乳房有甚麼在充實起來……<sup>35</sup>」

在那時五姑姑的姊姊也生產了，情況卻是悲慘的：

……可是罪惡的孩子，總不能生產，鬧著夜半過去、外面雞叫的時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臉色灰白，臉色轉黃，全家人不能安定。為她開始預備葬衣，在恐怖的燭光裡，四下翻尋衣裳，全家為了死的黑影所騷動<sup>36</sup>……

即使女人生產瀕臨死亡的威脅，她的男人卻是鬧著酒瘋，吼叫著：「快給我的！靴子」……「裝死嗎？我看你還裝不裝死？」<sup>37</sup>

殘酷的男人用長煙袋投向難產的妻子，用大水盆裝水潑向瀕死的妻子，而可憐的女人竟是嚇得不敢說話：

……大肚子的女人仍漲著肚皮，帶著滿身冷水無言地坐在那裏。她幾乎一動不敢動，她彷彿是在父權下的孩子一般怕著她的男人。……

一點兒聲音不許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邊若有洞，她將跳進去；身邊若有毒藥，她將吞下去。她仇視著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願意把自己的腳弄斷，宛如進了蒸籠，全身將被熱力所撕碎一般呀！……<sup>38</sup>

短短一些敘述，道盡了生產的悲痛和絕望。相較於豬狗等畜生的生育的容易，不禁令人感嘆人不如畜生。當然故事中五姑姑的姊姊，拚死生產的孩子，落地即亡，連叫一聲的機會都沒有，這真是人間慘劇呀！這些痛苦的生產描述，是蕭紅在哈爾濱那段時期，痛苦生產經驗的投射。懷孕、生產都是蕭紅身為女人最大的痛苦和夢魘，因為她的生產從沒一次是愉快而幸福的。在這種情形下，悲涼的情境當然就時時出現在蕭紅的作品中。

<sup>34</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231

<sup>35</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20

<sup>36</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21

<sup>37</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21

<sup>38</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21



## 五、結論

蕭紅在《呼蘭河傳》裡這樣描述底層的人們：

“他們看不見甚麼是光明的，甚至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陽照在瞎子的頭上了，瞎子也看不見太陽，但瞎子卻感到實在是溫暖了。他們是這類人，他們不知道光明在哪裡，可是他們實實在在地感得到寒涼就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擊退了寒涼，因而而來了悲哀。”<sup>39</sup>

這些敘述雖然是描述底層人們的生活，卻也是蕭紅筆下女人命運的寫照。女人像是看不見陽光的瞎子，即使陽光是溫暖的，然而多舛的命運卻令女人時時感到寒涼。縱使想掙扎著跳脫困境，然而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和封建思想，卻如流沙般，讓女人越陷越深。在林幸謙《蕭紅早期小說中的女體書寫與隱喻》和《身體符號/物種擬態書寫-蕭紅文本的女體/母體寓言》這兩篇論文中，認為蕭紅小說中的女性和小孩，大多都被用擬物化的方式來彰顯苦難的處境，這樣的論點，確實是一針見血地點出女性苦難敘述的特殊藝術手法。然而筆者對於這樣的物種擬態說法，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並非蕭紅作品所要表達的真正意涵。物種擬態的寫法，是蕭紅用來凸顯女性苦難的工具，她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喚醒女權，希望大家能正視女人的存在，這是一種女性意識的抬頭。只有女性的自我覺醒，才知道女性千百年來身受的苦難。

在葛浩文《蕭紅新傳》中提到：

“所謂的「新秩序」至少在理論上是提倡「男女平等」，這張招牌無可否認的具有相當吸引力。尤其大都市中，年輕的一代都在尋找著新的「模式」。蕭紅就是這一代為了所謂「現代化」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的一大部分人中的

---

<sup>39</sup> 見蕭紅著《蕭紅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頁83





典型人物。”<sup>40</sup>

由葛浩文這一席話看出蕭紅深受「男女平等」觀念的影響。本著「男女平等」的觀念，來審視傳統社會的女人。因為女性意識的覺醒，當然會覺得女人千百年來，像動物一樣安順、服從而卑微的生活，是多麼悲慘。因此，蕭紅用物種擬態的方式，間接地伸張女性意識。

蕭紅用她敏銳而易受創的眼光，冷看人世間的“生”和“死”。她看透女人因經濟的弱勢，以及基本人權被漠視而導致的悲劇宿命；她更為飽受婚姻束縛和傷害的女人抱不平。蕭紅透視人心的文筆是冷酷的，但內容和物種擬態隱喻式的寫法，所引起的感動和震撼，卻是大江大河般，直奔讀者心靈。特別是女性的苦難，更是栩栩如生地在眼前控訴一般。這樣一生漂泊，追尋愛又被愛拋棄的蕭紅，從小說中，寫盡了她悲苦的一生。與其說看蕭紅的小說不如說是在看蕭紅的回憶錄。這樣一位文采豐富又敏銳的女性作家，堪稱是文壇的女中豪傑！

<sup>40</sup> 見葛浩文，《蕭紅新傳》，香港：三聯書店，1989。頁 172



## 參考書目

### 一、書籍

-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1 月。
- 葛浩文，《蕭紅的商市街》，臺北：林白出版社，1987。
- 葛浩文，《蕭紅新傳》，香港：三聯書店，1989。
- 葛浩文：《蕭紅評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0、6。
- 葛浩文著、鄭繼宗譯，《蕭紅評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0。
- 鄭繼宗《蕭紅評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0 年 6 月。
- 蕭紅，《小城三月》，臺北：中流出版社，1980。
- 蕭紅，《馬伯樂》，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 蕭紅，《商市街》，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
- 蕭紅著《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
- 駱賓基，《蕭紅小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 謝霜天，《夢迴呼蘭河傳》，臺北：爾雅出版社，1983。
- 鐵鋒，《蕭紅文學之路》，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
-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9。
-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93，9。
- 周陽山，《五四與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5。
- 陳潔儀，《現實與象徵：蕭紅「自我」、「女性」、「作家」的身份探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 二、期刊論文



王學謙、劉森〈母親神話的解構：論蕭紅對母親形象的書寫〉(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第 11 卷第 4 期) 頁 67-71

林幸謙〈蕭紅文本的女體/ 母體寓言〉(南開學報, 2004 年第 2 期) 頁 70-79

何寄澎,《鄉土與女性—蕭紅筆下永遠的關懷》,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3 期(1992.8), 頁 4-27。

林幸謙,〈蕭紅小說的妊娠母體和病體銘刻—女性敘述與怪誕現實主義書寫〉,《清華學報》第 31 卷第 3 期(2001.9), 頁 301-337。

